

## 外国学者分析 2016 年美国大选

### 美学者文章《美国的选举和未来:五个事实》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作家詹姆斯·科克罗夫特最近发表了题为《美国的选举和未来:五个事实》的文章,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士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富人用来维护自身权力、控制劳动者,并对其他任何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出异见的影响力加以限制的专制工具。但是,很少有美国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很多人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集权主义,甚至是“魔鬼的工作”。

然而,就在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重要政治人物都宣称美国没有民主,似乎大部分美国民众也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土地”上的美国公民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并不民主,这被很多社会学家称之为“矛盾的认识”或“混合意识”。

#### 一、美国从来都没有民主

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说,“美国没有行之有效的民主”,“我们的选举程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程序之一,实际上这是因为金钱的过度介入”。美国共和党著名的保守派领袖、前议员米基·爱德华兹曾经解释道,“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了解怎样确定谁能成为候选人,他们也不会在各州的初选中投票”。

事实上美国从未有过民主,它一直是为超级富豪提供宪法和宪法外保

护的共和国。用杰出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J·弗雷德里克的话说,“不同的是,经济鸿沟正在扩大,情况几乎从未像现在这样糟糕”。如今,民众普遍对四年一次的选举程序的感受是,这就是一场被两党制操控的“作秀”表演,在这种制度下,超级富豪及其代表、两党领袖是决定最终结果的人,其他政党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参与选举的门槛之外。

与民主神话相反的是,总统选举不是直接的,并非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也不是每张选票都被计算在内,更不是“一人一票”。比如,波多黎各的永久性居民是美国公民,但他们被禁止参加美国大选投票,因为波多黎各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美国历次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结果都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是由选举人团决定的。这是一个由 538 人组成的黑暗团体,据称他们代表了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外的选民参加投票,但他们对于结果却并不承担法律义务。通常情况下,选举人团的成员在两党的州党大会上任命,都是两党的领导人。赢得 270 张或以上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即获得选举胜利。2000 年总统大选时,选举人团选出了全国普选票未占多数的候选人成为总统,他就是乔治·W·布什,因为他获得的选举人团票数超过了民主党候选人戈尔。

因此,美国的选举制度感觉上并不是民主的制度,而是专制的,充斥着金钱。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们挑选或控制着两党的领导人,并给予候选人金钱资助。

最近几十年来,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对选举权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以至于美国半数以上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公民都受到了限制。这就是造成美国大选高弃权率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 二、公众的愤怒

长期经济危机导致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危机的影响下,美国人对未来已不抱希望,并对“权势集团”(领导阶层)感到愤怒。在两党初选和街头抗议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令美国两党领导人和超级富豪们感到

担忧。让统治阶层更加忧心忡忡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美国民众在街头或工作场所举行的抗议中所包含的潜在危险。

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全球危机到底从何而来,以及将去向何方。左派经济学家持有一些相同的分析观点,但也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他们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过剩和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曾达到峰值的投资收益的降低,此后大资本开始更多地在金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美国及欧洲在海外发起了“再殖民”的战争,目的是将自然资源据为己有。军火生产如火如荼,狂热的投机行为制造了更多的利润。技术的变革、资本的跨国化和公共及私人“债务”变成了重要的投机、开拓市场、生产和贸易全球化以及降低工人工资的工具,伴随而来的是利润和各种领域的私有化,甚至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私有化。现代无产阶级渐渐过上了后现代的朝不保夕的生活,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

所以,资本的积累建立在所谓的“全球化”基础上,也就是在新的“自由市场”开放的框架内。伴随着对债务结构、货币和利率的操纵,“全球化”的目的是将更多的钱转移到国际资本家囊中。对各种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开采日益增多。这就是所谓的“1%的人”从“99%的人”腰包中攫取利润,导致民众对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制度的操控产生了怨愤之情。

### 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性别主义和千禧一代

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极尽煽动之能事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极端保守派特德·克鲁兹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初的胜利,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的增长。这些不仅是美国历史和媒体扭曲造就的产物,而且也是“白人中产阶级”迅速向下流动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从未被提及的因素: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所谓的“白人”对未来逐渐丧失信心。

到 2044 年,美国白人将在数量上成为少数族裔,如果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将拉丁裔囊括在内,那么白人将在短短 20 年内变成少数族裔。很多愤怒

的白人男性和右翼的女性都加入到特朗普和克鲁兹的战队中,这表明人口结构的新现实已经造成了恐惧。很多白人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空洞的选举口号巧妙地暗示了对重建“白人至上”或对昔日白人特权的渴望。

选民的愤怒在所谓的“千禧一代”中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一代人经历着就业形势不稳、影响大多数公立院校学生的学校债务、缺乏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以及对“制度”本身的沮丧感。他们不喜欢政府捍卫或重复权势集团指定的“游戏规则”的态度。这一代及下一代人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这样的建制派候选人,也不接受主流媒体制造的各种谎言。总体而言,他们理解但不认同前辈们的经历和态度。

美国有如此多的年轻人支持民主党派候选人桑德斯,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桑德斯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抨击“企业福利”制度,寻求资本主义内部更大范围的改革。在“桑德斯派”年轻人中流传最广的一张海报上写着“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未来”。民调显示,50%以上的千禧一代更喜欢“社会主义”这个选项。

#### 四、选举反叛:候选人和媒体

虽然选民通常必须登记为共和党或民主党成员,但实际上美国没有几个人属于哪一个党派。选民的最大集团由自认为“独立”的人构成。通常情况下,那些在4年一次初选和最后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责任”,或者是因为喜欢某一个候选人的性格。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意外而重要的情况:选民当中出现了针对权势集团的反叛。针对谁才能在7月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讨论。

除桑德斯以外,所有总统候选人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美国例外论”,或者说相信美国人及其“民主”才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因此美国必须领导全人类,建立像他们一样的“普世”价值观和权利。因此,所有候选人都支持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干涉或入侵,对“反美国”的制度或“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实施政变,甚至出兵这些国家的各个城市,控制骚乱或“维护和平”。

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主流媒体发挥了过分的决定作用,尤其是电视媒体,它们往往是企业或某些超级富豪的财产。美国也有所谓的公共电视台,但其主要依靠大企业或“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维持。媒体对总统选举的吹捧就是一场为它们制造收益的买卖。

总而言之,电视媒体就是贪婪的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是一项买卖。正因为如此,电视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时间才会比其他所有候选人加起来的时间都多。特朗普作出的禁止穆斯林入境或修建庞大的边境隔离墙等可耻的承诺,以及他古怪、粗俗和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吸引甚至催眠了数百万的电视观众。特朗普和除克林顿以外的候选人是否指责媒体的谎话连篇和不负责任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媒体的老板深知公众就喜欢这样的观点,比起真相,媒体更感兴趣的是“收视率”。正如特朗普本人对《时代》周刊所说,“当我出现在这些电视节目上时,它们的收视率就会翻番,甚至是三倍,这就让一个人有了权力”。

### 五、“民主的民主化”、社会运动、未来

在当代,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民主的民主化”。这句话强调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民主。

美国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支持这样的民主化。此外,它们也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或任何一个党派领导下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奥巴马、小布什、希拉里·克林顿还是特朗普。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异见者通常都会投票给民主党的候选人,如同“矮子里面拔将军”。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拨拨社会运动兴起又消失。它们都遭到了暴力镇压和内部的分裂;各个社会运动之间缺乏团结;没有建立持久有效的组织结构。尽管如此,最近的一个趋势是,当一个社会运动出现并消失时,通常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得到普遍传播的概念或想法,比如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给我们留下的是“1% 和 99%”的概念;而支持桑德斯的社会运动最终让“社会主义”这个词语的使用合法化(这在“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未来的选择没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每个国家或地区

的社会背景,以及人民的参与和领导。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每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不能为未来而斗争,就不可能有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生存。

## 塞布称美国大选政治气候“怪异” 应归咎于 2008 年金融危机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5 月 30 日发表该报助理总编、专栏作家杰拉尔德·F·塞布的题为《经济伤疤帮助揭示怪异的 2016 年大选》的文章,摘要如下:

探究对今年怪异的政治气候的解释,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始于 2007 年的经济衰退以及 2008 年和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吓坏了选民,给他们留下了伤痕,伤痕之深和影响之久超出人们的想象。

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一直在复苏,这是一种比较不错的状况。但许多美国人的心理创伤还未复原,也许将永远无法复原。他们的亲身经历改变了其对政治和经济体制及对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使得他们愿意考虑有风险的选择。

民主党的民意调查专家彼得·哈特表示,美国目前的经历“是车被撞和房子被烧的区别。3 个月或半年之后,撞车事件会被逐渐淡忘,但房子被烧毁的灾难却永生难忘,它始终留在记忆中,永远记忆犹新”。

现在的新情况不是衰退造成了创伤,而是人们依稀认识到它造成的心理后遗症是如此之严重和持久。为什么这一点不是在 4 年前,而是现在才变得清晰呢?当时的在任总统能比较轻松地获得连任。哈特说,2012 年“美国人还在奋力挣扎”。尽管今天他们已经摆脱了困境,但造成的后遗症不会消失。美国人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们如是解读现在的情况:对于特朗普和希拉里(假设她能在初选中胜出)作为两个最后的竞选人,这个国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到头来它发现初选结束后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其他选手都半途而废了。

人们对这两位竞选人持极其负面的看法表明,美国人还未找到他们一

直在寻找的答案。特朗普的作态适合这个时代,但他的性情让人实在不敢恭维;希拉里能力更强,可她有点过多地代表美国人想要超越的时代和制度。2016 年这些创伤不会像在 2012 年那样完全愈合。

一些数据可以支持对 2016 年选情的精辟解释。名义上,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 6 年的增长,远远高于二战后恢复的平均水平。美国已连续 74 个月实现就业岗位增加。然而,《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所做的民调发现,尽管经济复苏已经展现,但美国人对目前国家所走的道路的看法实际上变得更加悲观。2009 年初,尽管金融危机正全面爆发,但得益于贝拉克·奥巴马即将宣誓就职带来的乐观情绪,受访的美国民众中,当时认为国家走在错误轨道上的人占 59%。

进入经济复苏两年后,民众的看法实际上却开始变得更悲观,至少按照这种“错误轨道”的理解来衡量,到 2011 年中期,67% 的人认为美国走在错误轨道上。到 2013 年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 78%。自那以后,情况稍有好转,但上个月这个数字又达到了 70%。

美联储新近发布的美国居民调查报告可以帮助解释在经济复苏形势下民众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在 2015 年年末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约有 69% 的人认为他们“生活舒适”或“生活不错”,高于 2014 年的 65% 和 2013 年的 62%。认为这一年里他们财务状况有所改善的美国人比认为下降的人稍多一些。

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由于薪资停滞或下降以及工作不稳定所造成的信心减弱的感受。只有 23% 的人表示,他们认为来年的收入会提高。近半数的成年人表示,他们连 400 美元的应急钱都拿不出,到时不得不变卖财物或借钱来凑齐费用。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的情况与此类似。今年年初,对经济状况不满的美国人达 70%,比 2007 年初金融危机来袭前的 61% 高很多。

当然,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创伤之深以及民众对总统选举候选人的不满意,实在让我们无法期望在 2016 年选举后会出现这样

的奇迹：即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民众会有一些满足感，全国将团结一致。

## 爱德华·卢斯文章《美国任人唯贤制度的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5 月 8 日登载该报首席美国问题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的一篇题为《美国任人唯贤制度的终结》的文章，全文如下：

一个词有多少涵义？当这个词与“任人唯贤”带有一样多的道德热情时，答案是很多的。被任用的贤士靠努力和才华获得成功，他自己认为其成功和运气没有关系。他与其他人分享他的这一观点，包括那些由于太愚蠢或太懒惰而无法向他学习的人。只有在其他人开始和他就这个观点展开争论的时候，问题才会出现。

现在把这种情况放大到一个有 3.2 亿人口的国家，而且是一个以任人唯贤制度为荣的国家。想象一下，全国有 1/2 到 2/3 的人（数字差异在于问题的表述方式不同）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体制上的分裂将永久存在下去。他们过去可不这么认为。

再想象一下，被任用的贤士沉醉在自己应得的回报中，以致搞不清楚状况。他们分裂成两个群体：一群人叫民主党，另一群人叫共和党。他们就像成色不足的硬币的两面。早晚都是要完蛋的。

夸张了？读者可能会这么想。唐纳德·特朗普完成了对其中一群人即共和党的恶意收购，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很震惊，我甚至怀疑房地产亿万富翁特朗普自己也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再发生其他什么事应该都不会让人吃惊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两党以不同的方式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佯装不见。在 1968 年于芝加哥举行的灾难性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后，1972 年麦戈文 - 费雷泽委员会修改了民主党提名候选人的规则。这次彻底的改革改变了民主党的路线。修改后的规则要求必须给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一定席位，但完全没有提到有工作的男性。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 - 产联主席说：“我们不能再让这些‘肯尼迪王朝’的哈佛 - 伯克利毕业生接管



我们的党派。”而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党通过把对非白人的维权行动制度化,完成了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党派向种族联盟的转变。是否能得到进入大学这一终极的任人唯贤工具,取决于肤色而非经济状况。

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量白人中产阶级改投共和党。40年后,许多民主党人,尤其是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可能正在后悔。贝拉克·奥巴马在成为总统前曾称,应该基于收入而非肤色进行维权行动。他说:“我的女儿大概会被所有大学招生负责人认作是家境很好的孩子。”

据称,马莉娅·奥巴马上周被她父亲的母校哈佛大学录取。在父母曾就读该校的申请人中,哈佛大学大约会录取其中的1/3。没人说马莉娅不该被录取。但是,也有许多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和白人孩子没有马莉娅·奥巴马或切尔西·克林顿(分别被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这种与生俱来的优势。

美国劳动力市场依旧是高度任人唯贤的。但在一名工作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25年间,发生在他或她身上的事则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个说法叫“世袭任人唯贤制度”。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里夫斯称这些人为“梦想贮藏家”。

由天资来判断,美国跻身收入前2/5的人中有接近一半都是基于良好的家庭出身。想想那些无薪实习的机会。最底层的人中,如果1/5的人有同样的机遇,他们就很可能晋升到顶层。

中产阶级白人即便给共和党投票也没换来太多好处。多年来,卡尔·罗夫等策略家利用文化恐惧,一般表现为煽动恐怖仇恨来获取选票。一旦当选,共和党人致力于为富人减税。被两党忽略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蓝领白人陷入了经济萧条。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给伤口撒盐的是,贫穷白人仍然是唯一可以取笑的对象。他们被所有政治正确排除在外。他们一边看着特朗普主持的毫无营养的《飞黄腾达》,一边把自己吃成了胖子。特朗普是个直言不讳并且解雇员工的人。他可能是个蠢货,但他并不难被理解。特朗普在一次初选胜利后说:“我受教育

不多的人。”特朗普知道什么人喜欢他。

让我们再次回到内涵丰富的“任人唯贤制度”一词。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在 1958 年的著作《任人唯贤制度的崛起》中发明了这个词。尽管这个词很快就要失去讽刺意味了,但扬还是想用它来嘲讽想象中的未来统治阶级。扬在 2001 年批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错用这个词的文章里说,得益于任人唯贤制度的精英“有时沾沾自喜得让人无法忍受”,其他人“很容易因为被成功人士小瞧而受伤泄气”。

扬预言他笔下的任人唯贤制度将在 2033 年瓦解。现在看来这种制度有可能“活过”2016 年。希拉里·克林顿,今年的任人唯贤制度的旗手,看起来很可能在 11 月赢得大选。但民调显示,特朗普将赢得绝大多数白人的选票。想想吧,特朗普才是美国白人想要的总统,但很难相信那个时候美国将奉行任人唯贤制度。

## 法国学者认为目前的美国选战在 美政治史上没有任何先例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 5 月 30 日登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朗·阿莱维的题为《美国:如果特朗普胜选?》的文章称,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非常善于“把国家之脉”,这让他的胜选变得可能。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大选注定会既残酷又不确定,这种情况很可能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不分上下,而数周前希拉里还领先特朗普 11 个百分点。

刀已出鞘。在有目标的抨击和心理游击战方面,两位候选人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希拉里 2008 年面对奥巴马时就曾经展现了这一优势。特朗普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贬低竞争对手方面打破了所有记录。据其身边人士透露,他正集中所有火力,准备攻击其今后将称之为的“腐败的希拉里”,用于攻击的“材料”包括希拉里与华尔街的利益关系、她所主持的慈善基金会的财政违规情况、她的政治恶习、她违反国家安全条例、她反对武器的自由

销售(特朗普最近发现了其中的好处)以及她支持伊拉克战争。他还将毫不犹豫地经常提及比尔·克林顿的不忠,并指责希拉里“包庇”克林顿的不忠。“总之希拉里的一切都乱七八糟。”我们都可以想象后续的发展。

目前的选战在美国政治史上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它更像是一次关于两位话题人物的过去及其品行的全民公投。这两位话题人物的公共形象是所有总统候选人当中最糟糕的:反对希拉里的人占 54%,反对特朗普的人则有 58%。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选出最好的那个候选人,而是要淘汰较差的那个。这种抛弃的情绪还延续到了他们各自阵营内。希拉里艰难地赢得了初选,她在民主党内的人气却不断降低;她虽然赢得了选票,但确定竞选主题的却是伯尼·桑德斯。

特朗普没有遇到此类窘境。短短几个月,他击退了 16 名初选对手,使刚刚被他追赶上的共和党大佬们边缘化,他还打败了茶党候选人,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茶党选民。

这种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解释清楚的。理由包括国家的低迷、精英阶层与人民的脱节、共和党权势集团的无能、收入不景气、被忽略人群的不稳定性等等,还有特朗普所用的方式方法打破了美国民主游戏规则。特朗普动用了很少的资金,精简团队工作人员,故意口无遮拦,说些蛊惑人心的话,提出荒诞过分的建议,经常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失败,却一路高歌猛进地走向胜利。

先天论、排外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为了获得共和党提名,他清除了从里根时代继承下来的教条,让左右两派之间的传统极化变得模糊。他批判自由贸易,希望减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干预,支持家庭计划、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尽管保守派公开谴责这些观点,但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选民却不这么认为。

他关于美国偏离航线的悲观看法触及了一些敏感的神经。另外,他有自己的个人魅力,虽然粗鲁但却有效,他熟练地在广播和推特上发挥着这种魅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天生的本能:特朗普是一头可怕的政治动物,懂

得把国家之脉、利用政治阶层的无能。他将真人秀和毫无节制的网络暴力搬上了公共舞台：他利用了政治才能和政治权限之间不断扩大的脱节，并大获成功。

现如今，在争抢最激烈的 12 个州，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特朗普比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 3 个百分点。另一份调查则显示他在与税收和国际贸易相关的问题上更有利。

事实上，特朗普现象是个全新现象，没有对抗他的现成经验。这还不是希拉里面临的唯一问题。除了越来越不受欢迎之外，希拉里想把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与奥巴马任期联系起来的想法有可能是一种冒险：对外政策方面的成绩单乏善可陈，内政方面则受到了左右两派的质疑。

原则上说，特朗普的运气会碰到一个重大障碍：黑人和西班牙裔当中分别有 86% 和 80% 的人反对他，看起来他几乎不可能赢得选举。不过，特朗普在独立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比希拉里高 13 个百分点；要想成功，他将需要显著扩大这一差距。

他的活力无人能及；她的民调优势相当有限。他从未介入政治；她身处其中有 1/4 个世纪之久，但并未留下太多印迹。当这样两个希望入主白宫的人遭到如此明确的公众反对、当选战话题脱离一切传统模式时，一切都有可能。